

風之獅面：一座島如何被觀看

一、風的臉

我並非神明。

在我有一張臉以前，風早已在這座島上來來去去。海邊燃著一口又一口鹽灶，白煙貼著地面爬行，又被風扯散。山上的樹跟著斧聲倒下，一捆捆送往灶口；火舌舔過柴薪，海水在鍋裡愈熬愈白，最後凝成鹽。人把海煮成一粒粒晶體，山卻一天天瘦了。

那是宋元年間的事。

起初，風只是從缺了一棵樹的地方穿過；後來缺口愈來愈大，它便有了路，捲起沙土，鑽過屋瓦，伏進田裡，把人的衣襟吹得啪啪作響。

幾百年過去，島上又響起斧聲。鄭成功據金抗清的年代，造船、軍需都要木材，一株株樹木離開山坡。山愈來愈空，風卻愈來愈滿。

它開始搬動沙。一夜過去，田埂矮了一截；再一夜，屋前又多出一層。人用手掃，用畚箕鏟，第二天風又送回來。漸漸地，人們發現，真正趕不走的不是沙，是風。我，便在那樣的時刻，被帶到這座島上。

石從閩南來，被立在村口、路旁，風最先抵達的地方。

石頭有了眼睛、鼻子、鬚毛，有了張開的嘴，也有了一張獅子的臉。從此，風每一次進村，都得先經過我。

起初，人們只求我擋風、鎮煞；日子久了，我腳下漸漸多出別的事。誰家要娶媳婦，紅紙還沒貼上門楣，老人已先來燒一炷香，低聲報個日子；孩子滿月，母親抱在懷裡，掀開襁褓一角，讓我看看新添的小臉；男人要下南洋，行李捆好了，走出村口又回過頭，拜一拜，把一路平安先寄在這裡。

等他回來，也許已是十年、二十年後，也有人再沒有回來。

門前換上白布的那一天，紙錢被火舌捲起，灰燼飛過屋瓦；有人哭，有人不哭，只把一句話反覆念著。活著時來求平安，死後也從我面前經過。久而久之，一塊原本用來擋風鎮煞的石頭，竟收下了一村人的婚嫁、生養、遠行與死亡。

香火不是天天都有，更多時候，我只是站著，看人把日子一天天過下去。

到了沙美，風裡曾經擠滿人的聲音。商號把貨物堆到門前，挑擔、推車、叫賣聲擠滿窄街；多少年後，石板路還在，隘門也還在，腳步卻稀了。午後，一隻貓橫過街心，幾個遊客舉起手機，昔日的街市，只剩紅瓦在日頭下亮著。

水頭的人則把路走得更遠。

男人從這裡渡海，到南洋討生活；有人在異鄉開店、經商，一封封家書寄回來，一筆筆僑匯也跟著渡海。家裡於是起了洋樓，拱窗、山牆、花磚，把遠方見過的世界搬回故鄉，立在閩南紅磚厝之間。

老人拄著杖走過洋樓前，杖頭一下、一下敲著石地。

「這些屋有骨頭。」

那骨頭裡，有一個人離鄉的年歲，也有一家人等候的日子。有些主人終於回來，在老屋裡終老；有些名字留在門楣上，人卻埋在南洋。後來子孫又去了更遠的地方，一幢幢屋子留在原地，替不在場的人守著門。

從前人們立我，是怕風把土地帶走；站得夠久了，我才漸漸明白，一座村子真正害怕失去的，從來不只是泥土。

傍晚，最後一班遊客離開，紅布還繫在我的肩頭。遠處炊煙從屋後升起；老人關門，孩子被母親喊回去吃飯。一天將盡，村子重新回到自己的聲音裡。

風又來了，穿過洋樓的拱窗，掠過沙美的紅瓦，沾了一身海水的鹹，最後撞上我的臉。

我仍站在原地。

這一次，我知道，人們要我守住的，早已不只是一陣風。

二、被留下的人

後來，比風更難擋的東西來了。

砲聲從海上越過來時，我仍站在村口。第一聲落下，屋瓦震動；第二聲再來，桌上的碗也跟著跳了一下。大人抱起孩子，老人拄著杖，能帶的東西來不

及帶，先往防空洞跑；方才還有人說話的巷子，一轉眼只剩沒關好的門，在風裡一下下碰著牆。

從前，人們怕風捲走屋瓦、吹走田裡的土；那幾年，他們怕的是一抬頭，天空會掉下火來。

坑道、防空洞一處處往地下挖。鋤頭、圓鋤敲進岩壁，石屑落下，男人彎著腰往深處掘；洞裡潮濕，水珠沿著牆面滲下來，空氣混著泥土、汗味和煤油燈的氣息。警報一響，一家人便往裡面擠，孩子貼著母親，老人摸黑找位置；外頭的砲聲一陣緊過一陣，震動穿過土層，在每個人的胸口敲著。

海岸也變了。碉堡、據點、射口一個個出現，鐵絲網拉過原來可以走的地方；入夜後燈火收斂，人的聲音也跟著放低。海還是那片海，只是望向對岸，再也不是從前的望法。

我沒有地方可躲。砲彈來時，我站著；砲聲停了，我仍站著。有人從防空洞出來，先看看屋子還在不在；窗破了、瓦掉了，便搬梯子、和泥、補牆。第二天太陽升起，雞仍要餵，飯仍要煮，田裡的作物也不會因為昨夜有砲火，就停止生長。

但人仍要生活。

古寧頭的潮水一退，男人便提著蚵籃往海邊走。海床上一根根蚵石露出水面，石蚵緊緊攀附其上；他們捲起褲管，下到蚵田，彎腰擎蚵，雙手長時間泡在鹽水裡。蚵殼鋒利，割破指頭，在鹹水裡刺痛一下，手上的活仍不能停。

男人比誰都熟悉潮汐，知道海什麼時候退，也知道什麼時候非得回頭不可。漲潮以前，一籃籃石蚵要趕著擎回家；海水在身後慢慢長高，家裡的女人已經擺好蚵盆，等著接手。

男人把海裡的蚵擎回來，女人再把一顆顆緊閉的殼剖開。

有的女人剛生完孩子，身體還在流血，已坐回蚵盆前。孩子睡在身旁，她低著頭，一顆一顆剖蚵；孩子哭了，便擦乾手抱起來，餵奶、哄睡，再回到那盆蚵前。蚵殼一天天堆高，孩子也在她一次次低頭與抬頭之間，慢慢長大。

砲聲來的時候，一家人躲進防空洞；砲聲一停，男人又下蚵田，女人又坐回蚵盆前。潮水來了又退，日子也這樣一趟一趟，從海裡擎回家。

灶上的粥滾了，麵線下鍋，高粱酒斟進小杯。有人從前線回來，坐下先喝一口；有人什麼也不說，只低頭吃飯。砲火能改變很多事情，卻不能替人過日子；一頓飯吃完，碗還是要洗，明早天亮，門還是要打開。

這樣的日子過了很久。

後來，砲聲漸漸遠了，鐵絲網拆掉一些，海岸的碉堡也慢慢空下來。雨水從射口斜進去，牆角生出青苔，鐵件鏽紅；曾經有人握槍守候的位置，後來有人端著咖啡坐下，也有人把相機伸向射口、拍攝海面。

第一次看見遊客在昔日的碉堡裡笑，我有些不習慣。孩子跑進跑出，有人站在三角堡旁迎著海風看夕陽；那些厚厚的水泥牆沒有消失，只是再也等不到當年的命令。

曾躲過砲火的孩子已經白了頭，有些離開金門多年，又帶著孫子回來，指著我說：「細漢的時陣，伊就在這。」

孫子仰頭看我，只看見一張石頭雕成的獅臉；他不知道我曾聽過什麼，這樣也好。

有些聲音被留下來，不是為了讓下一代繼續害怕，而是讓他們有一天站在風裡，可以不必害怕。

三、太陽、月亮在凝視我

每天清晨，太陽從海面升起，先照亮屋脊，再越過田野，最後落到我的臉上。

它從東邊看我。

春天的光薄，到了夏日，石頭被曬得發燙；入秋以後，東北季風把雲推得很快，陽光忽明忽暗，我的影子也在地上伸長、縮短。一天一天，太陽從不同的角度照過來，把我額頭的裂紋、鬚毛間的青苔、嘴角剝落的石屑，一一照了出來。

我就這樣被它看了很多年。

有些人只從我面前經過一次，有些人走了一輩子，最後仍回到這條路上。太陽什麼也沒有問，只是每天升起，把昨天沒有照完的地方再照一遍。

正午時，我腳下的影子縮得很短，村裡的聲音也清楚起來。機車駛過，狗趴在牆腳喘氣，婦人把洗好的衣服晾上竹竿；遠處學校鐘聲響起，提醒學生吃午餐，聲音被風吹散，又一陣陣送回村裡。

太陽終究要往西沉。

它越過屋脊，把我的影子拖得很長，掠過高粱梗，爬上矮牆，也伸進那些已經沒有人居住的老屋。黃昏一到，白日裡清楚的事物漸漸失去輪廓，村莊也慢慢安靜下來。

月亮就在這時升起。

她從另一種光裡看我。

月光照不清我臉上的每一道刻痕。夜深後，風穿過巷道，樹葉摩擦屋瓦；偶爾一隻狗伏到我的基座旁，把身體蜷進石頭的陰影裡。遠處的海看不見了，只剩潮聲一下近、一下遠。

從前的夜不是這樣安靜。

月亮曾照過熄了燈的村莊，也照過匆忙奔向防空洞的人影；警報響起時，母親抱著孩子，老人摸著牆走，腳步急促地消失在地下。海岸的碉堡只露出黑色輪廓，射口朝著更黑的海。

那些夜晚過去了，月亮還是照常升起。

如今，她照見晚飯後散步的人，照見孩子騎著腳踏車穿過巷口，也照見野狗安心伏在我腳邊。曾經不敢點亮的窗子，一扇一扇亮了起來；有人說話，有人在燈下等晚歸的家人。

這些微小的燈火，有時竟比月光更亮。

白天，太陽把我的影子釘在土地上；夜裡，月亮又把影子慢慢拉向海。天在上面轉，潮水在下面來去，而我仍站在兩者之間。

太陽看見我的石頭一天天老去，月亮看見村莊一次次睡去又醒來。它們都比我高，也比我遠；而我腳下仍是這一小塊土地。

天這麼大，海這麼遠，人這麼小。

可是每天清晨，第一扇門還是會打開。

四、風不能帶走的

站得久了，我漸漸分不清，究竟是我守著這座島，還是這座島把我留了下來。

最初，人們把我立在風來的方向，張著一張獅口，想替村子鎮住風。可是幾百年過去，東北季風沒有因此繞道，該來的風雨仍一年一年越過我的頭頂。

我其實什麼也沒有擋住。

這個念頭，是我站了很久以後才明白的。

風大的夜裡，瓦還是會鬆，人得爬上屋頂重新壓好；田裡倒下的高粱，天晴後還得一株株扶起。孩子也在這樣的日子裡出生、長大、離開；老人守著屋子，一年年等，等到有人回來，也等過再也沒有回來的人。

我不能替他們做任何一件事。

可是每逢不知道該把心放在哪裡的時候，他們還是會走到我面前。有人插一炷香，有人換一條紅布；更多時候，什麼儀式也沒有，只是經過村口時看我一眼。那一眼很短，短得像風掠過石頭，我卻站得夠久，知道一個人從童年看到老年，同一眼裡裝著的東西會愈來愈多。

有一天，一個老人帶著孫子從我面前走過。

孩子問：「風獅爺真的可以把風擋住嗎？」

老人笑了一下，沒有回答。

一陣東北季風正好越過田野，孩子縮起脖子，老人替他拉好外套，兩個人繼續往前走。

我望著他們的背影，忽然也不需要答案了。

風若真的被我擋住，這座島便不會有那麼多被吹斜的樹、磨白的牆、迎風低伏的高粱；人也不必一次次補屋、種回土地，在離散之後重新認出回家的路。

也許人們需要的，從來不是一個沒有風的地方，而是在風來的時候，知道哪裡是家；風過以後，還願意把吹亂的日子，一件一件收回來。

天亮了。

遠處學校的鐘聲越過屋頂，第一扇門打開，接著是第二扇、第三扇。有人牽車出門，有人把衣服晾上竹竿，孩子背著書包從我身旁跑過。

沒有人抬頭看我。

我仍張著嘴，朝向風來的地方。

風穿過我，也穿過整座村子。

這一次，我不再想把它留下。